

曹文轩水精灵丛书

以水为主题的阅读文本
色彩和文字完美结合的绘本小说



田螺

TIAN LUO

曹文轩 著



曹文轩水精灵丛书

TIAN LUO

田螺

曹文轩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田螺 / 曹文轩著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3

(曹文轩水精灵丛书)

ISBN 978-7-5358-6267-9

I. ①田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23370号

田螺

策划编辑: 吴双英

责任编辑: 吴双英 罗俊南

装帧设计: 罗俊南

插图绘制: 付 刚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0731-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0731-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4.5

版 次: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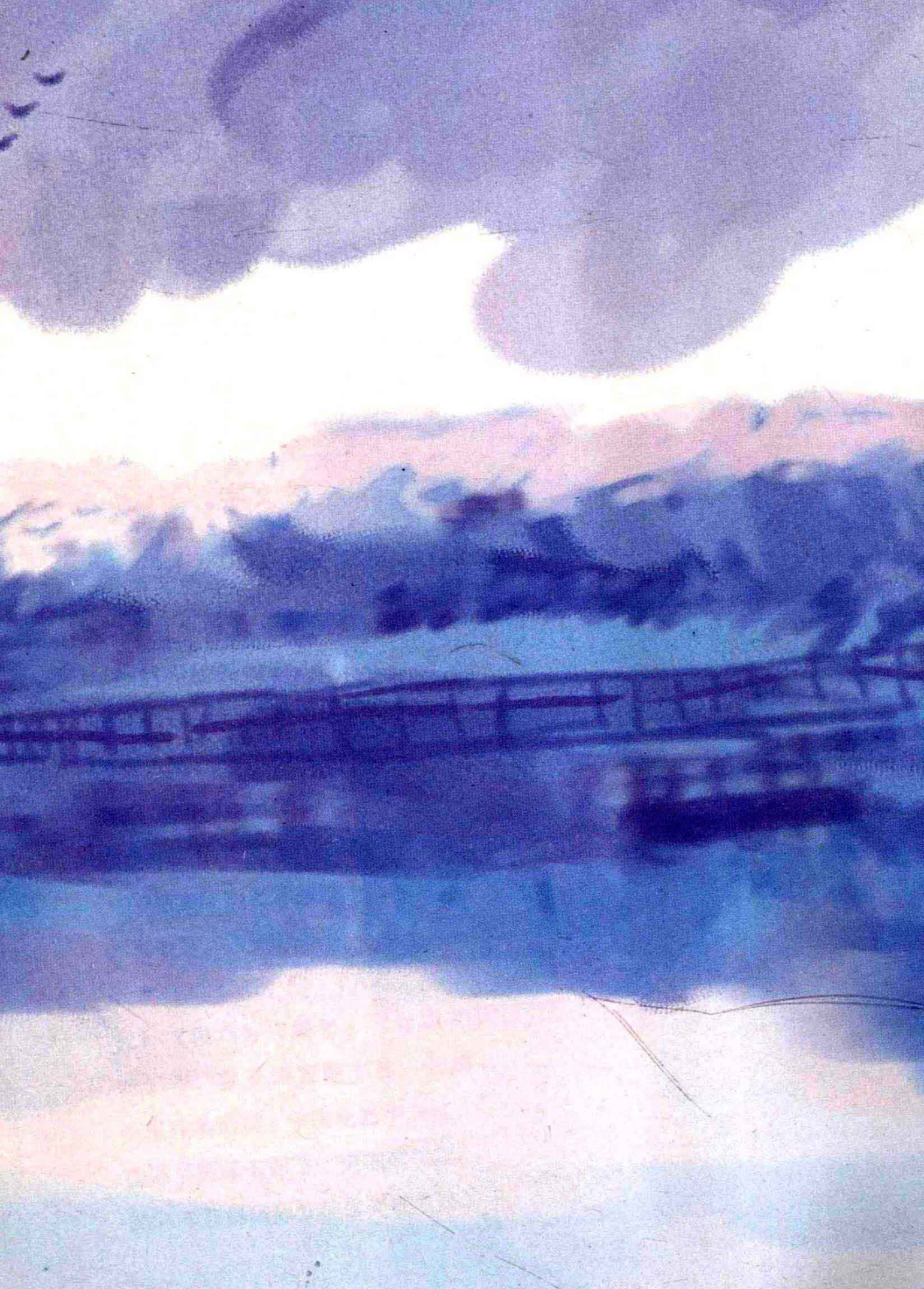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我的空间里到处流淌着水……我很怀念河流处处、水色四季的时代。

水养育着我的灵魂，也养育着我的文字。

——曹文轩





田螺 001

泥鳅 033

水下有座城 058



再见了，我的小星星 083

枪魅 120

田 螺

整个下午，小六顺就这么悄然无声地坐在土坡上的楝树下。此时，已是初夏天气，楝树上开出一片淡蓝如烟的小花。

六顺总能看见那片田野，也总能看见在田野上拾田螺的何九。

001

田野很简单，尽是水田。水田间是水渠，水田里盛着蓝晶晶的、阴凉且又毫无动静的水。水面上有一些从田埂上垂挂下来的无言的草茎。田里的秧苗尚未发棵壮大，田野就绿得很单薄，很没有生气。还未被秧叶遮住的水面，泛着清静的光。田野几乎是无声的，静止不动的。偶尔有一棵楝树在地头的田埂上孤立地长着，顶着几片轻柔的云彩，却



更衬出田野的空旷和寂寞。

此刻，何九独自拥有着这片田野。他戴一顶破斗笠，背一只柳篓，在聚精会神地寻觅着田螺。

这地方的田里，生长着一种特殊品种的田螺：个头很大，最大的比拳头还大；螺壳呈扁圆形，很坚硬，颜色与水牛角相似，色泽鲜亮，油光光的，仔细看，还有一些好看的金黄色暗纹；壳内螺肉饱满，并且特别鲜嫩。螺壳的漂亮，使许多城里人动心，弄一两颗放在玻璃柜中，权当一件小小的艺术品欣赏。

何九似乎每拾一颗这样的田螺，都有一丝欣喜。他微驼着背，在田埂上走，目光来回于田埂这边的田和田埂那边的渠。田里的田螺，有些他一眼就直接看到了，有些他先看到的只是它们从泥土上滑动过后留下的细辙。每逢这时，他的目光就随着那清晰而优美的细辙，耐心而愉悦地追过去，有时要追出去丈把远，目光才能看到到它们。这段时间里，他的眼睛总睁得很大。然后他用眼睛盯住它们，



小心翼翼地把脚插到秧行里，一步一步走过去。将它们拾起后，他会顺手在清水里轻轻涮涮，再将它们丢进篓里。渠里的田螺总吸附在渠边水下的草茎上。细细的长长的草茎上，却硬是有几只大大的田螺吸附着，颤颤悠悠，半隐半显，那形象煞是动人。每逢这时，他格外地耐心。他先在田埂上跪下，然后俯下身子，将手轻轻伸入水中，像捉一条游动的小鱼一样小心。他知道，若稍微一碰草茎，或使水受到震动，受惊的田螺就会立即收起身子，与草茎脱落开来，向水的深处急急沉去。

何九就这样在空寂的田野上不停地转悠着，如同一个飘来荡去的孤魂。

六顺望着何九的身影，总会想起 10 天前的情景来——

村头围了一堆人。何九被围在中间。前天，他借了大伙出钱买的那条合用的大木船，说去芦苇割些芦苇盖间房子。而今天早晨，他却突然报告村里人，说那条大木船拴在河边上不见了，四处都找遍了也找不着。人们或互相交换着眼色，或低声嘀咕，但朝何九斜瞥或直射的目光里，总含着怀疑。

有些目光里甚至含着鄙视。

“你很会用船，该知道怎么拴住它。拴船的又是根铁索，是会被风吹走的。”村里摆肉案的把手在油乎乎的围裙上搓擦着说。

何九说：“是不会被风吹走的。”

“那这船飞上天啦？”说话的人是放鸭的阿宝。他一个冷笑，歪过脸去。

何九无言以对。过了好一阵，才说出另一种可能来：“莫非被人偷了？”

“偷了？谁偷？这村里还有谁会偷？”孟二家的媳妇把奶头准确地塞到怀中孩子的嘴里，眼睛往一旁看着说。

何九立即低下头去。

何九的名声很坏，方圆几十里，都知道有个何九。从前，他走到哪儿，哪儿的人都会突然地警觉起来。等他离去后，总要仔细清点一下东西。半年前，他才从牢里被释放出来。

“打我记事起，这村里就没有丢过船。”老木匠把话说完，一使劲，把烟斗里的烟灰全都吹了出来。



“船倒是没丢过，可丢过一头牛。”不知是谁接过一句话，立即转身挤到人群外边去了。

谁都知道，那牛是何九偷了到远地方卖掉了。

“我真不知道船到哪儿去了！”何九大声说。人们依然冷言冷语地说着。

“你们是说我把船偷出去卖了？”何九转着圈问着人们。

“我们可没有说你偷。”

这人群一直聚集着。

何九几乎是喊叫着：“你们让人把我再抓起来吧！”

人群慢慢散开，但依然没有离去。

村里最老的一位长者走到何九跟前，看了他半天，说出一句话来：“你是改不了了！”他朝众人挥挥手，“走吧，走吧。”

人们这才散去。

村头只剩下何九。他呆呆地坐在树根上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却无一点神采。不一会儿，天下起雨来了。他居然没有感觉到，仍坐在树根上。大雨倾倒下来，将他浑身淋透，几丝已经灰白的头发被雨

水冲到脸上，遮挡着他那一双困惑、悲哀、又有几分茫然的眼睛。

这一切，六顺看得十分真切，因为当时，他也一直站在不远处的雨地里。他记得当时自己浑身打着颤儿，几次想走到何九身边，几次想对他说些什么。然而，他最终没有能那样做，只是用牙死死咬住手指，更加厉害地在雨里颤抖着。

这些天，每当六顺想起那番情景，还会禁不住微微颤抖。

天空中，忽然飞来一只鹰和一只黑鸽。那鹰在追捕着黑鸽。这追捕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。黑鸽大概看到了它的下方有两个人，不再一路飞逃下去，而是在六顺和何九的头顶上与鹰盘旋着。这景象牵住了六顺和何九的目光。他们仰起头来，关切地注视着天空。

这场较量在力量上是极不平等的。那鹰单体积就比黑鸽大出三倍。它在空中飞翔，简直像叶帆。它只把双翅展开，并不拍击，借着高空的





气流，在黑鸽上方阴险地滑翔。离死亡就剩一步之差，黑鸽仓皇地躲闪着。鹰并不俯冲下来，仿佛要等黑鸽飞得精疲力竭了再来捕获它。黑鸽的飞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挣扎着在天空很勉强地飞着。



大概何九觉得黑鸽很可怜，挥着双臂，朝空中的鹰嗷嗷叫着，驱赶它离去。

鹰并不在乎。

六顺抓起两块土疙瘩，从坡上冲下来，帮何九一起吓唬鹰。

鹰却不想再拖延这场追逐，突然将身子倾斜，像一张加速的铁皮，对着黑鸽，从半空里直削下来。

黑鸽被打中了，掉在了地上。就当鹰要伸出利爪去抓黑鸽时，何九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扑过去，赶走了鹰。他从地上捡起了黑鸽。当他看到黑鸽的一只翅膀被打断，正流着鲜血时，他的眼睛里满是怜悯。

那只黑鸽的羽毛漆黑如夜，两腿却是鲜亮的红色。它在何九手里咕咕叫着，颤抖着受伤的翅膀。

“你想要它吗？”何九问六顺。

“你不要吗？”

“我想要。”

“那就给你吧。”

“我住在村后，四面不靠人家，很冷清，听它叫几声也好。”何九说。

六顺望着何九，忽然叫了一声：“九叔。”

何九说：“你怎么总坐在坡上？地上潮，凉，别在那儿坐了。”

“嗯。”六顺答应道。

“你今年十三了吧？”

“十四啦。”

“真快呀，都十四了。”

“你拾田螺干吗？”六顺问。

“卖钱，卖给城里的小酒店，这几年，城里人嘴馋。”

“卖钱干吗？”

何九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指轻轻地给黑鸽擦着



翅上的血迹。好半天，才回答六顺：“买船，买条大船。”

六顺看到，何九的眼睛有点潮，有点红。

—

几天后，六顺编了一只柳篓，也拾田螺来了。

何九问：“你拾田螺干吗？”

六顺说：“卖钱。”

何九问：“你小孩家要钱干吗？”

六顺说：“家里要盖房子，缺钱。”

何九说：“你多多拾，我带你进城去，也卖给小酒店，你有多少，他们要多少。”

六顺说：“好的。”

六顺的到来，使何九觉得田野不太寂寞了。他们虽然得分开来拾，但总能互相见到身影，不时地还能说上几句话。人不能不经常地见到别人，不能整天没有别人跟他说话。以前的那些天，何九形单影只地在这田野上转悠，整天沉默不语，觉得世

界太空太大，叫人心里发虚。何九拾着拾着田螺，会无由地突然立直身子四下里张望，直到看到远处有人在走动，那颗空空落落的心才稍微放松一些。有时，他自己跟自己唠叨，跟抓在手里的田螺唠叨，跟这漫无边际的田野唠叨，但唠叨着唠叨着，心里便会生起一丝酸楚和悲哀，叹息一声，又归于沉默。现在，每当他抬起头来，见到不远处的六顺——特别是赶上六顺也正好抬起头来，向他投来孩子那一双清纯、温暖的目光时，他感到了一种平静和踏实，心里对六顺充满了感激。

地头还有一颗黑色的小生命——那只受伤的黑鸽正安静地蹲在何九为它准备的草垫上。它至少现在不能再飞向它的天空了。不长时间的相处，它便对主人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，每当何九走近时，它就会耷拉着翅膀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，并且咕咕咕地叫着。而此时的何九——一个中年汉子，感情就会变得很脆弱。他蹲下身子，将它捉住，放在左手的手掌上，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抚摸它的羽毛。

六顺在一旁见到，心里很感动，对这只小东西也就倍加怜爱。